

文/倪钰

陈秋荣

从乐浪墓葬出土汉代有铭漆器谈 “纒胎”与“夹纒”

“纒胎”与“夹纒”皆因在麻布上髹漆而得名，是漆工艺中的重要概念，但二者的涵义、工艺，乃至使用方面的状况却并不是很清晰。长期以来，学界经常将纒胎与夹纒二者混为一谈^[1]，甚至考古发掘报告中也往往以“夹纒”一词统称之。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，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^[2]。

本文以朝鲜乐浪墓葬出土的汉代有铭漆器铭文为例，结合马王堆汉墓出土资料、文献记载等，对二者进行辨析。朝鲜乐浪郡是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在朝鲜半岛设置，至西晋末年被高句丽攻占为止，朝鲜半岛北部一直在中原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。这期间郡县几经变化，但乐浪郡一直存在，

因而留下了许多与中原文化直接相关的遗存^[3]。乐浪墓葬大量使用中原系统器物随葬，出土了不少汉代有铭漆器，其中既有纒胎，也有夹纒胎，其铭文对于区分纒胎与夹纒非常有价值。

纒，即是纒麻（图一），由纒麻纤维织成的布叫做麻布，南方地区也称为夏布、重布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纒，麻属。细者为经，粗者为纒”，亦写作纒、苙。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麻布与生漆相结合后牢固、耐用、美观的特点，晚至汉代已经将其广泛地应用于冠冕、服饰、鞋履、乘舆装饰的制作中^[4]。麻布髹漆的工艺也被用于日常生活所需器物中，使得器物具有轻巧、牢固、耐用的特性，纒胎与夹纒均采用了在麻布上髹漆的方式。

一 纒胎

纒胎，是先有范，在范上裱麻、髹漆，干固成型后，脱去范而成为独立成型的胎体，现代通常将其称为“脱胎”。这种模具的开发和应用，极有可能与同时期的青铜器模范制作工艺相关。范可以由多种材质制成，主要使用的是陶土，现代则多用石膏。

从乐浪墓葬出土的汉代有铭漆器来看，铭文中详细记载了器物制作的机构、器物名称、制作者、管理者等信息。如朝鲜平壤石岩里丙坟出土，永始元年（公元前16年）蜀郡西工所造“纒黄钹饭盘”两件（图二）；朝鲜贞柏里古墓出土，建平四年（公元前3年）蜀郡西工所造“纒黄钹饭盘”

（图三）；朝鲜乐浪古坟出土，元始四年（公元4年）蜀郡西工所造“纒黄涂辟耳樽”“纒黄钹饭盘”（图四、图五）；石岩里第九号坟出土，居摄三年（公元8年）蜀郡西工所造“纒黄钹饭盘”等；类似的器物在乐浪墓葬出土多件，铭文内容也比较相近，有的仅其中部分制作者名字略有不同。现完整著录其中第一件的铭文如下：

“永始元年，蜀郡西工，造乘舆髹汙画纒黄钹饭盘，容一升，髹工广、上工广、铜钹黄涂工政、画工年，汙工威，清工东、造工林造、护工卒史安、长孝、丞口、掾谭、守令史通主。”^[5]

这些“纒”字铭文器物，由汉代中央政府在地方所设置的手工业工官“蜀郡西工”或“广汉郡工官”所造^[6]，虽然出土于当时的边陲地区，但其实质上应该是供给皇室成员或宫廷贵族的器物，尤其铭文有“乘舆”二字者本应是皇帝御用之器，规格最高。这些铭文中留下了制作者和管理者的名字，大体来说，髹工负责在胎体上初步涂漆，上工负责进一步精细涂漆，黄涂工负责在铜制饰件上鍍金，画工负责在器表描绘纹饰，清工负责修整、打磨和清洗，造工负责整体制作的监督，汙工的职责则存在较多争议^[7]，工种基本上按照工艺的先后次序排列。此外还有对漆器制作进行监工的护工卒史，工官中的行政长官及其下属长、丞、掾、令史等人。由此可知，这些“纒”字铭文的器物从工艺上来说并不需要有其他材质的



图一 纒麻 摄影/李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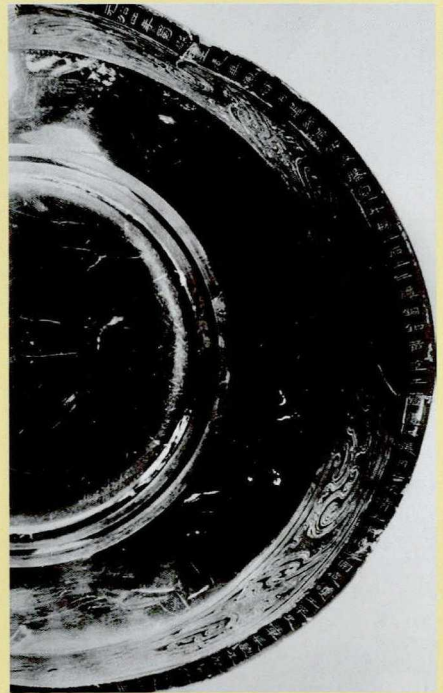
图二“永始元年”“紵黄钗饭盘”



图三“建平四年”“紵黄钗饭盘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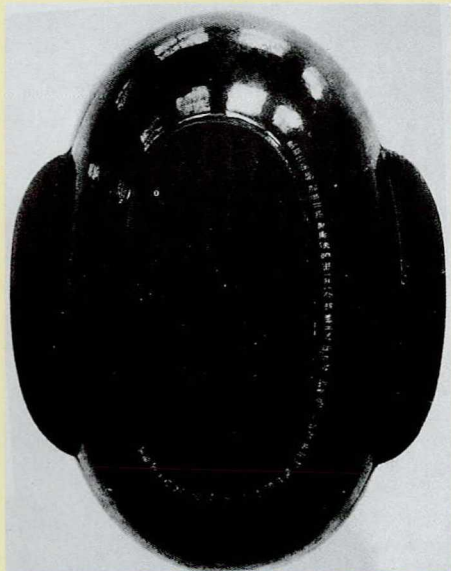
图四“元始四年”“紵黄涂辟耳樽”



图五“元始四年”“紵黄钗饭盘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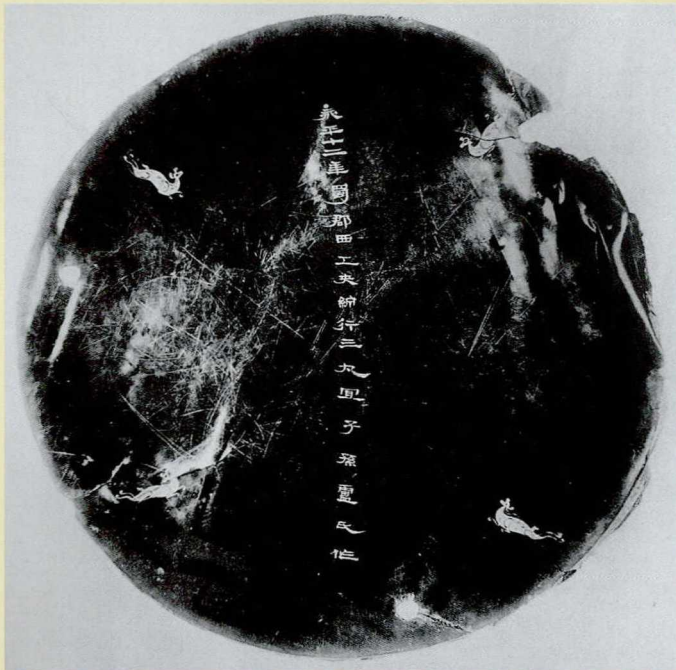
图六 “建武廿一年” “木侠纒杯”



图七 “永平十一年” “侠纒量一升八合杯”



图八 “永平十二年” “纒纒行三丸”



图九 “永平十二年” “夹纒行三丸”

图六—图九为乐浪墓葬出土夹纒漆器铭文（图片采自《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》，图版第三九、四一、四三、四四）

胎体，其成品的构成就只有麻布为胎，因而称为“纒胎”。

纒胎漆器在早期多以“布”“绪”“褚”“缿”等名称称之，这一点在考古资料中也得到了证实。

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随葬器物清单“遣策”中，简181有“漆布小卮一”的记录，出土实物中有一件麻布胎漆卮；简230有“九子曾检一台”的记录，“曾”通“缿”，“检”

通“奩”，出土实物中有麻布胎双层九子奩一件；简232记“布检”、简233记“布缿检”，指的皆是此类麻布为胎的漆器^[8]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246记“髹布小卮二”，对应两件纒胎漆卮；简271记“布缿检一、锥画”，对应一件纒胎锥画狩猎纹奩^[9]。又如湖北云梦西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清单书于木方之上，有“绪杯廿”的记录，出土实物中则有20件用纒作胎的漆耳杯^[10]。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纒胎漆盘，铭文为“御褚饭盘一”^[11]。

汉代，纒胎器物在四川和江苏地区的官方生产机构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制作，技术成熟，度量和造型的标准极为相似，工艺达到规模化生产的程度。且官造漆器产品的流通也已经到达了当时全国的范围。

元代将纒胎称为“抔换”“抔丸”或“脱活”。元代虞集在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七《刘正奉塑记》中记载：“抔换者，漫帛土偶上而髹之，已而去其土，髹帛俨然其像。昔人尝为之，至正奉尤极好，抔丸又曰脱活，京师人语如此。”^[12]

清代则流行将纒胎称为“脱纱”或“脱胎”。乾隆在一件宫廷制作的朱漆菊瓣式盘上题诗：“吴下髹工巧莫比，仿为或比旧还过。脱胎那用木和锡，成器奚劳琢与磨。”^[13]此后，文献中习惯把纒胎叫做脱胎，现代仍然将其称为脱胎。

日本现在的学术用语“干漆”，因其沿用中国唐宋以来的纒胎佛像工艺，称为“活脱干漆造”。

二 夹纒

夹，也写作侠、紱。夹纒，则是先以木片、竹条、藤条等作为成型材料制作胎骨，后裱麻、髹漆。汉代夹纒胎漆器的制作，既有使用曲木成型后裱麻髹漆的情况，也有使用铜胎裱麻髹漆的情况。

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铜胎漆罐、两件铜胎漆盆，虽然已毁或已残，依然能看出其铜胎外贴附麻布，涂黑漆，朱绘纹饰。其中铜胎漆盆外是先附藤席，席外又贴麻布多层^[14]。江苏扬州市江甘泉东汉2号墓

葬出土的双层长方形九子漆奁, 9个小子奁的底部均以薄铜皮为胎, 边框和盖则以曲木成型为胎^[15]。

朝鲜乐浪墓葬出土的漆器, 除前文所述有铭文作“紵”者, 也有铭文作“木侠紵杯”“夹紵”“侠紵”“紵紵”等。如乐浪王盱墓出土, 建武二十一年(公元45年)广汉郡工官所造“木侠紵杯”(图六); 乐浪王盱墓出土, 建武二十八年(公元52年)蜀郡西工所造“侠紵器”; 贞柏里古墓出土, 永平十一年(公元68年)蜀郡西工所造“侠紵量一升八合杯”(图七); 乐浪王盱墓出土, 永平十二年(公元69年), 蜀郡西工所造“紵紵行三丸”“夹紵行三丸”(图八、图九), 三丸指的可能是重漆数次之意; 梧野里21号墓出土, 永平十四年(公元71年), 蜀郡西工所造“侠紵杯”等。现完整著录第一件器物铭文如下:

“建武廿一年, 广汉郡工官, 造乘輿髹木侠紵杯, 容二升二合, 素工伯, 髹工渔, 上工广, 涓工合, 造工隆造, 护工卒史凡, 长匡、丞□、掾恂、令史郎主。”^[16]

器物铭文中的“木侠紵”字样, 正可与以曲木成型为胎后裱麻髹漆的夹紵工艺相对应。并且, 铭文中留下的制作者的工种也与前文所述“紵胎”有明显区别, 其制作者包括素工、髹工、上工、涓工、造工、护工, “素工”从未出现于“紵胎”器物的铭文中, 但频繁出现于“夹紵胎”器物的铭文中, 是与胎体制作相关联的工序。元代陶宗仪《辍耕录·髹器》中记载:“黑光, 凡造碗碟盆盂之属, 其胎骨则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, 于旋床上胶黏而成, 名曰捲素。髹工买来, 刀割胶缝, 干净平正。”^[17]这条记载中提到了髹器工艺“捲素”, 即是与曲木成型的胎体制作工艺相关的。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。目前, 国内公开报道的汉代漆器有可识别的“素”“素工”铭文者共有数十件之多, 皆为官营甚至宫廷所使用的高档漆器, 皆是在胎体外裱麻布髹漆的工艺, 且“素”“素工”皆居于诸工种的首位。由此可知, “素”“素工”的确是胎体制作相关联的工序, 有

“素工”的“夹紵”工艺的确是需要有胎骨, 与无“素工”的“紵胎”工艺有着明显的不同。

唐宋时期的文献中, 也能看到“夹紵”工艺的使用。如《朝野僉载》卷五记载武则天证圣元年, 薛怀义造功德堂, 立大中小佛像, “夹紵以漆之”^[18]。根据留存至今的髹漆佛像实物以及髹漆佛像制作工艺来看, 这类佛像轮廓的制作一般都是需要以曲木成型, 与文献记载相吻合, 正是“夹紵”工艺。《新唐书》卷十三记载武则天时期修建明堂, “以木为瓦, 夹紵漆之”^[19], 以木作瓦, 裱上麻布髹漆以装饰, 这也明显是有胎体的情况。

夹紵, 现在也仍然使用, 流行于福建、广东、浙江等地区。

三 结论

紵胎与夹紵两种工艺在制作时都用到麻布, 也即“紵”, 这使得这两种工艺制作的漆器与其他种类的漆器相比, 有更加轻巧、牢固、不容易变形、不会开裂等特点, 因而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。

但二者在工艺上又有着明显的区别: 一是是否有范; 二是成型方式的不同。

紵胎, 先有范, 后以麻布髹漆成型, 其特点是可以标准化、量化、重复制作。夹紵, 无范, 以木片、竹条、藤条等材质制作成型为胎体, 然后裱麻、髹漆, 其特点是造型自由, 可以量化制作, 但标准性差。

“紵胎”与“夹紵”二者, 也曾使用了一些其他的名称, 有些沿用至今。由于名称多, 工艺又有共同之处, 二者的概念在现代遂发生了混淆。☐

[1] 郑师许:《漆器考》, 中华书局, 1936年, 第19~28页, 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考古学》,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

页“汉代漆器”。

[2] 洪石:《战国秦汉漆器研究》, 文物出版社, 2006年, 第113~114页。

[3] 王培新:《乐浪遗迹的考古发掘与研究》, 《北方文物》2001年第1期。

[4] (南朝宋)范晔:《后汉书》卷三十九、四十《舆服志上、下》, 中华书局, 1970年; (宋)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》, 卷一一六《乘舆车旗卤簿》, 中华书局, 2016年。

[5] (日)梅原末治撰, 刘厚滋译:《汉代漆器纪年铭文集录》, 《考古》1937年11月。

[6] 白云翔:《汉代“蜀郡西工造”的考古学论述》, 《四川文物》2014年第6期。

[7] 同[2], 第177~187页。按:对各工种的工作内容的解读, 学界有多种不同观点, 现只作为参考, 文中所述为笔者认同的涵义。

[8] 湖南省博物馆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》, 文物出版社, 1973年。

[9] 湖南省博物馆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:《长沙马王堆二、三号汉墓》, 文物出版社, 2004年。

[10] 陈振裕:《云梦西汉墓出土木方初释》, 《文物》1973年第9期。

[11] 卢兆荫:《关于满城汉墓漆盘铭文及其他》, 《考古》1974年第1期。

[12] (元)虞集: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七《刘正奉塑记》, 台北世界书局, 1988年。

[13] (清)乾隆:《御制诗集》四集卷二十五《咏仿永乐朱漆菊花盘》,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14]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:《巨野红土山西汉墓》, 《考古学报》1983年第4期。

[15] 南京博物院:《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》, 《文物》1981年第11期。

[16] 同[5]。

[17] (元)陶宗仪: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三十, 中华书局, 2004年。

[18] (唐)张鷟:《朝野僉载》卷五, 中华书局, 1985年。

[19] (宋)欧阳修等:《新唐书》卷十三《礼乐志第三》, 中华书局, 1975年。

(责任编辑:阮富春)

(责任校对:王龙霄)